

◀ (上接 5 版)

1902 年上半年停刊。两年后，东本愿寺中止补助金。又过两年伊藤以妨害地方安宁，受到中国当局议而被驱逐（《申报》1906 年 8 月 17 日记载了此事），杭州日文学堂也随之结束。

所译皆为当时最新出版的重要学术著作

由于二战以前日本没有“当用汉字”的限制，日本人文章中大量使用汉字。尤其在 1902 年日本文部省成立国语调查委员会以前，从未有人将废除汉字改用表音文字当做一回事，因此其时的日文读物对于中国人来说，多少都有些似曾相识。加之世纪之交，中国留学生大量涌向日本，和文汉读法一度流行，所以翻译日文著述成为一时风尚。更有甚者，日本学者对翻译西方著述不遗余力，借着日文译本以阅读再译西方学者著作也是一个快捷方式。所以上述五种专门译刊，其实主要都是日文的翻译园地。《译林》的最初宗旨是西文东文并译，这在林纾序中已提及，但实际上除一篇外，均译自日文。《译林》创刊号因此在《办理章程》最后说：“本期因所购西籍未至，仅将东籍数种译印，同人意颇歉然，下期当再增益。”言下之意，下期起或有译西籍之可能。然概览全部十三期，译西籍者似只有一种，即《英主维多利亚大事记》，而且是编译，并非对译。看来一是西籍恐怕难得，经费也存在问题，译者亦有问题。东籍易得，译者亦多，译东语亦较西语为易。因此上述五种译刊，实际上以翻译日文为大宗，《译书汇编》与《游学译编》甚至创办于东京。

《译林》原定每月望日发行，但第二期起即衍期至月底才印出。原期望在第三期能扳回，但结果未能，故索性在第四期刊出启事，改为月终出刊。不过第十二期未标出版日期，第十三期延误更甚，仅标明是壬寅年第一号。与现存的原著相对照，计十三期所翻译之日文书是以下数种：笛川洁之《理财学》（原名《经济学》，博文馆 1899），织田一之《国债论》（博文馆 1890, 1894），清浦奎吾之《明治法制史》（明法堂 1899），镰

田荣吉之《欧美漫游记》（博文馆 1898），六条隆吉与近藤千吉合著之《世界商业史》（博文馆 1893），高桥橘树所编《日用制造品》（原名《日用品製造編》，博文馆 1899），原著来源不明之《军国论》。书后括注为笔者所查得之该书出版社与出版年份。除一种外均为博文馆出版，或许其中存在某种原因。第一期开译涩江保《印度蚕食战史》后，因苏州的励学社称已将其全书译完，故仅译两叶即戛然而止。《日用制造品》则因为药名、物品名必须经科学厘定方有权威，亦无法续译。此外又辑译干河岸之《近世百杰传》及小宫山氏之《洋学大家传》，并益之以维新以后诸功臣传而成《日本近世名人事略》。其中自称译毕之书只《国债论》一书，编译性质的《日本近世名人事略》亦藏事，第十三期所译之《日本监狱则》似亦为全帙。又《日本监狱则》的原书据查可能有两种原本，一为日文《大日本监狱则》，为福井洋编、吉冈洋助，1886 年版；另一为英文《日本监狱则及施行细则》，大日本监狱学会 1899 年版。推测所译母本应为前者。所有这些译书在今天看来似已毫无意义，但在当时却都是最新出版的重要学术著作，是译者想要用来开民智与开官智的新知。在诸书之外，《译林》并注意翻译、辑录与时事相关的重要表格，如《旅居支那之各国人数表》《日本现今岁计表》之类。可注意的是，在翻译这些书籍及表格时，还加进译者的一些评议，表明译者之观点。如译者在列出上述《人数表》后，便分析在庚子国变前，外人入居中国仅俄日两国有明显增加，遂追问他们到底想干嘛？说明译者对国事之关心。相信对《译林》所译诸书原本与翻译文本的比对研究，将会揭示这批译者的翻译能力以及他们对世界与中国的认识水平。

以镰田荣吉《欧美漫游记》为例看译事之难

所说的“外篇”，只是起点缀作用，以平衡其他学术性的高头讲章，但今天读来，仍有其时代标志的意义。

镰田荣吉是日本贵族，曾任贵族院议员、众议院议员、文部大臣，第四任庆应义塾（今著名之私立庆应义塾大学）塾长，帝国教育会长等要职。他于 1896 年三月从横滨出发，经上海、香港、西贡、新加坡一路往西，入地中海，由马赛登陆游法国、摩纳哥，掠影西、葡，遍游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罗斯波兰土耳其希腊埃及意大利瑞士，而后横渡大西洋，游历美国东西部，由加拿大温哥华横渡太平洋回日本，历时一年九个月。尽管日本开国以后，游历西洋的人渐多，这样的长途并长时间的考察旅行，在当时并不多见，在今日亦超过所谓深度游了。于是镰田回国后写了一本《欧美漫游杂记》，于 1899 年六月出版（镰田即在此年担任庆应义塾塾长），一个月后即再版，显见颇受欢迎。《译林》从第一期即开始翻译此书，离该书出版仅一年有余，算是很新潮很及时的译作。这本书在当时的日本起了相当的影响，对开阔日本人的眼界起了不小的作用。而且由于叙述生动可读性强，以至于一百多年后的 2014 年，还有人将其译为日本现代语版发行。

《欧美漫游杂记》在《译林》中并未放在重要的位置，多置于各期的最后一篇。译者群最关注的显然是理财学（即今之经济学）、法制史之类的大题目，但大概因为该书文字生动，又可开阔国人眼界，故亦予以译。这符合刊于《清议报》的《译林简明章程》的第一条：“……区为二编：曰内篇，凡学问政治之

书皆隶之。曰外篇，杂志小说之书皆隶之。”《欧美漫游杂记》正是杂志（这里的“杂志”是杂志笔记一类的杂志，非今日杂志期刊之杂志）一类书，所以算是外篇，放在内篇之后，亦是当然。此书之译文相当流畅可读，而且也很忠实。当然，译者也不刻板字字句句照译。譬如“余所乘列车，为最急行之杜波拉车名，六时间至里昂，更七时间至巴黎之格尼诺尔停车场”一句，若对照原文，则知省去了“总共费时十三时间”一小句。这样省译不但无妨原意，读起来反而更为顺当，这恐怕是经过了润饰的结果。当然这里的译语与今天有差异，“六时间”今天早已译成“六小时”，但当时“小时”一语在中国还不流行，就照日文抄用了。

然而翻译的确不是易事，就是与汉语貌似同文的日语，其实不易译。譬如译文叙及巴黎“葛布尔宫殿”（今译卢浮宫），今为美术馆，临塞恩河（今译塞纳河），接廊霍楞街，诚宏壮美丽之都城也。”读者不免要疑惑，如何在巴黎市当中还有一个“都城”？其实这里的“都城”原文是“廓”，是古代日本一种与中国城郭有异的建筑，如今尚存的大阪城、熊本城的“城”，与中国的“都城”意思不同。但在当时，译者恐怕未到过日本，不知实情，只好这样曲译了。上面提及的日文现代语译版也担心今天的日本人读不懂“一廓”的意思，索性改原文为“宏壮美丽な一画”了。

接下来还有一个不大准确的翻译：“越此为岷克尔笃旷地，中有白珠喷空，淜腾千丈者，则二喷水器也。又有身着缟服，翩然鹤立者，则共和

女神，及阿尔沙司，碌乌廉之像也。”此句今之读者仍可猜出意思来，是在描写共和（音译为岷克尔笃）广场（当时“广场”尚不流行，故译作“旷地”）及其两座喷水池。但对于阿尔沙司与碌乌廉之像，读者肯定想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译者自己恐怕也未必清楚。其实原文这里是说，在共和女神之外，又有身披阿尔沙司与碌乌廉（即阿尔萨斯与洛林）丧服的立像。法国东北部的阿尔萨斯与洛林在 1870 年的普法战争中，被普鲁士割占，这是法国的耻辱，所以建立此像以志国耻。但共和女神实际上并未“身着缟服”。猜想或者原译未误，是为了文字优美，经过润饰而偏离了原意。但整体而言，此书的译文是相当不错的。而且在简明章程的第一点中，译者已经对此打了预防针：“华洋文字，体本不同。窃谓事译者得其真蹟实谊，则更易门面，窜削字句，无乎不可。非必穷意摹拟，反成冗晦。”对比现代一些几乎是编译的“翻译”，应该说本书的翻译是不差的。

在十三期《译林》中共有十期有此书译稿，短者两叶，长者六叶。凡是翻译出来的，都是原文照译，不加删节（只有其中一段用书信形式而不是实时游历的文字被省去），总共译了全书的三分之一强。以连载形式译书，除非报章杂志足够长命，读者足够耐心，否则效果一般不佳。在《译林简明章程》第一条中其实也注意到这一点：“……唯所译诸书，或卷帙繁重，且夕难成，而朋侪颇有急于先睹者，故随时彙印成册发行，藉饷同志。”但这一点是否践行还不大清楚。但不管如何，在当时，《译林》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，由于官府的支持——掌管交通驿传事务的按察使通饬全省各州县订阅（《译林》第四期开头刊登有《置制泉许廉访饬通省购阅译林札》，保证了其传播面，同时其内容也为追求新知的大小知识分子所欢迎。在历史上，《译林》与差相同时的几个专门翻译杂志在中国的学术界留下了印记，林纾和他的学生们在匹夫有责的大环境下也留下了他们的身影，值得后人记念。

（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；《译林》全卷十三期近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出版，以供学界研究之需；本文为影印版《译林》前言，刊出时略有删改）

